

# 王庄遗址双联玉璧的文化内涵

□ 盛朝新

王庄遗址位于永城东部古睢水南岸，经文物部门勘探，其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2022年春，在文物部门组织的王庄遗址考古调查中首次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玉器，这些玉器有玉环、双联玉璧、玉镯、玉坠，其中的双联玉璧和玉镯与山东滕州上遗址出土的双联玉璧无论是色彩还是造型都基本一致，玉坠则与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一致。岗上遗址的时间为大汶口中晚期，因此可以确定王庄遗址这批玉器也是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些玉器制作精美，展示了5000年前豫东原始先民高超的玉器加工技艺。

双联玉璧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玉器，也是大汶口文化标志性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史前双联玉璧在我国北方红山文化中的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以及阜新胡头沟遗址均有出土，考古专家认为红山文化的双联玉璧更早，是双联玉璧的起源地。红山文化晚期的双联玉璧与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永城王庄遗址出土的双联玉璧，无论器形，还是细节特征均相似或基本相同，这反映了红山文化对大汶口文化制作玉器技术的影响，也说明了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关系。王庄遗址共出土三件双联玉璧，其形状完全一致，皆为乳白色玉质，长方形，双联式，体扁薄，两端各对穿一圆孔，中部两侧各磨制出两道齿状凹槽，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0.2厘米。双联玉璧的作用是什么？造型的寓意又是什么？据考古专家考证，双联玉璧又叫双孔玉璧，它是在单孔玉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双联玉璧外，还有三联玉璧、四联玉璧，甚至五联玉璧。这种玉璧的主要作用有四个方面。一是辟邪，史前人类生活在蒙昧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对大自然的认识有限，迷信和恐惧心理比较严重，他们认为玉器光滑高洁，是祥瑞之物，富有灵性，能够辟邪。二是美化装饰。史前人类有着浓厚的爱美心理，将玉器钻孔后，悬挂在脖颈之上，以彰显自己的美丽。三是等级尊贵的象征。史前时期，存在贫富差别，只有部落首领或贵族才能佩戴玉器，玉器是贵族阶层身份高贵和尊崇的标志。四是古人认为葬玉可以保持身体不腐。著名学者杨伯达在《中国古代玉器鉴定》一书中说：“玉器诞生之初，日渐演化为东

部原始人群的部落图腾徽号，并因其服务于巫术和原始宗教而被神秘化，接着又成为少数贵族人物的装饰品，最终演绎为权力的标志，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由此可以推测，王庄遗址中出土玉器的墓葬应为大汶口文化时期该聚落中部落的贵族。考古专家指出，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双联玉璧两个玉璧大小是相同的，但在更早的红山文化中，双联玉璧是一个小、一个大，呈葫芦形状。早期双联玉璧的葫芦造型的寓意是生殖崇拜，因为葫芦属于生殖能力比较强的植物，葫芦内多籽粒，繁殖力极强，史前人类面临多种威胁，人数较少，人的生存能力很差，人的寿命很短，他们渴望人口增加，以增强战胜大自然的能力。双联玉璧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生殖崇拜的图腾。

从王庄遗址的双联玉璧，我们可以触摸到红山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双联玉璧演变的历史脉络，显示出北方史前文化对豫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双联玉璧再次彰显了商丘悠久厚重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是实证商丘五千年不断代文明的实物资料之一。

## 文艺评论

评析田启礼著的历史文化散文集《泱泱大商》绝非易如反掌，因为该书包括五个单元，共70余篇，洋洋洒洒35万字；因为它时间跨度长，基本上囊括了商丘的主要历史遗存、旅游景观、圣贤名人、重大事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因为它融历史、文学、哲学于一炉。黄钟大吕，空谷传音，《泱泱大商》堪为宣扬商丘文旅的一部扛鼎之作，好像活灵活现的一幅商丘导游图，又宛如一张光芒四射的商丘名片。

也许是这个时代，也许是商丘这片沃土，给了作家田启礼一个极其神圣的指令，点燃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于是，他带着朝拜式的虔诚，畅游于历史资料之海，或徜徉于古老而神奇的商丘大地，或钉钉般地钉在电脑桌前。就这样一路走来，行行停停，且停且看，且看且思，且思且写，那一篇篇清新脱俗、意蕴醇厚、笔触细腻的随笔，便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真情结晶。它们既散发着浓烈的人文气息，又呈现出优雅壮观的气度，演绎出一席硕大无朋的色香味俱佳的历史文化盛宴。

现场感是该书的主要特色之一。“我”作为叙述者的在场，无疑是向读者暗示：眼见为实，所记所述皆有可靠性与可信度。这便提供了地理与人文结合、历史与未来贯通、意象与现实交融的可能，进而产生深刻的体认，孕育真知灼见。从而，引导他穿越历史时空，去拜访了一个个先贤，去追寻并还原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在燧皇陵，他仿佛闻到了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气息；在宋襄公陵，他仿佛看到了炎帝教人农耕的情景；在葛国旧址，他仿佛听到了葛天氏先民载歌载舞的喧嚷之声；在仓颉墓前，他眼前仿佛呈现了黄帝史官仓颉辛勤造字的身影；在帝喾陵前，他面前仿佛呈现了帝喾以仁德、信义教抚百姓的慈祥面容；在还乡祠前，他仿佛看到了孔子对先贤的顶礼膜拜；在望母台前，他仿佛看到了宋襄公思母、盼母的焦急神态；在斩蛇碑前，他仿佛听到了刘邦斩蛇时声冲云霄的呐喊……文化的行走，心灵的飞翔，使他深深领悟到商丘历史悠久，激发他产生了强烈的历史主动和文化自觉，深入挖掘商丘历史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展现出极强的魅力和地域风采。

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是该书的主要特色之二。作者以宽广的视野，调动各种文艺手法，揉进文学元素，将自然景观、人文胜迹、先贤伟业、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当下现状等写得贴切自然、鲜活生动，不仅增强了感染力，让人铭记了历史，而且令人赏心悦目，洗涤了心灵，开启了心智。

华商始祖王亥的形象，在《王亥经商：开启华商之门》中鲜明地立了起来、栩栩如生地活了起来。作者先引用文史大家郭沫若《中国通稿》中的话，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而后，引用《管子·轻重戊》的记载“殷人之王，立皂牛，服牛马”等予以佐证；进而引用著名学者王国维和余秋雨对王亥的高度评价予以印证，确立了王亥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的地位。继而，作者站在高大的王亥雕像面前，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一群袒胸敞怀……健壮汉子，牵着一头头健硕的牛，赶着一群群肥美的羊，用牛拉着一辆辆装满布帛、兽皮和谷物的木轮大车，从茂密的林间走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汉子，就是商部落的第七代首领王亥。他身材魁梧，英俊潇洒……”通过描写，再现了王亥带领商人出外以物易物的情景。接着，在叙述过王亥被河北有易氏部落首领绵臣杀害之后，哀叹“一颗巨星陨落”，议论在传承文明的大道上，“留下了王亥开创中国畜牧业、开启中国商业先河的身影。商业从商丘这片沃土上发源、奔流，滋润着神州大地，推动着中国商业文化发展的潮流……”在文章收尾，作者放笔抒情，称赞王亥“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驯服野牛、发明牛车的聪明才智；他那敢想敢为、敢为人先的果敢气质；他那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他那不怕牺牲、不惧失败的英雄本色；他那宽厚仁德、爱播天下的开阔胸怀，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其热爱、敬仰、赞颂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商丘古城，是商丘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该书书写古城文化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燧人氏在此钻木取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帝喾之子阍伯管理火种、观星记时；阍伯六世孙王亥开创了中华民族商业的先河；春秋战国时期，商丘是儒道墨三大家的发源地，是百家争鸣的核心圈；汉代，梁孝王刘武修建梁园三百里，形成了助推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梁园文化；唐代时，李白、杜甫、高适等著名诗人或居或游梁园，放歌唱和，给商丘带来了盛唐诗风；张巡、许远血溅睢阳，创立了“守一城，捍天下”的“双忠”文化；北宋时，范仲淹就读并主持应天书院，创造了书院文化的巅峰；清代，以侯方域、宋荦为首的文学团体“雪苑社”，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噪一时；还有涉及“八大家”“七大夫”的民居文化，如沈鲤南园、陈家大院和穆家四合院等。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是商丘古城的一个永恒的辉煌四方的巨大光源。

《泱泱大商》不是单纯的零度叙事，而是由思想驾驭的历史文化随笔。作者历史视野中的现实书写，靠的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先进思想的引领，靠的是有意放大的自己的人生体验，探索诸多历史风云中的先贤名人在古城商丘留下的生命轨迹，可谓客观、冷静、从容。今人置身于古人活动的环境之中，反思意识的火花自然就被撞击出来，于是认识升华了，奉献给读者的便是正气浩然、质感鲜明的历史文化大餐，令人荡气回肠。这当是书写的第三个主要特色。

# 黄钟大吕 荡气回肠

田启礼著《泱泱大商》评析

□ 杨石



▲1月24日晚，艺人在火神台景区表演“打铁花”。“打铁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民间一项勇敢而浪漫的绝活。艺人用木板将滚烫的铁水打向空中，流光溢彩的铁花犹如一簇簇烟火绽放夜空，金花四溅，宛若一场漫天缤纷的“铁花雨”。  
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崔坤 摄

▲1月25日，市民在超市内选购新年饰品。随着春节临近，节庆饰品迎来销售高峰，各种龙元素喜庆饰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崔坤 摄

(上接1月19日5版)

你说它是幻觉也行，你说它是弗洛伊德的白日梦也可以，反正它就是我无意识里的幻象，或者是一种力量的意念。这时候，我正在全神贯注地构思、谋划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自然而然，我想到了火祖燧人氏。燧人氏是传说中的人物，在实际的存在中，他肯定不是一个单独的人物，他应该是历史文明初始时期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是原始初心心理积淀的集众多先民优点的一个意象，他长什么样子，找不到具体的历史记载。于是，那个蹬着滑板车的少年，还有蹬着风火轮的哪吒，就自然地移情到了燧人氏的形象上，而且天帝的两个护卫金麒麟和玉麒麟作为幻象也就自然而然地来到了我的小说作品里。

以大写意写这些人，并不是仅仅写他们腾云驾雾、变幻莫测了事。写人物必须遵守世界性的通识，具有规定性、规律性的通识，就是要写人物的性格、特殊的性格，不仅仅是外在的性格，更是富有内涵的内在的性格。盖利肖在他的《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中结合美国小说实践这样说：“我们强调的始终是这种必要性——你要认识到每篇小说是，也必须是关于人物的故事，写他或她在面对某种条件或事态做了些什么。”“流传下来的往往是这些小说，它们的趣味更多地是来自人物，而不是情节。”那么，怎样才能写好人物呢？盖利肖肯定地说：“为了在人物刻画中获得真实性，你必须了解好的性格描写的必要特征……性格特征必须是戏剧化了。必须在

## 文化视野

# 大写意

——我写历史文化题材长篇小说

□ 枣红马

行动中描写人物。然而，除非在描述人物行动时明确地揭示出性格特征，否则你就不可能成功地发展人物身上全部的戏剧可能性。要记住，描写这种性格特征时，揭示性格的行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造成这些行为的性格特征。”盖利肖因为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小说理论家，他的表述基本还是基于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小说的表达理念。当然，在现代主义小说作家那里，虽然他们写意识的流动尤其是潜意识的流动，写心理现实，但仍然是意识流动和心理现实揭示人物的性格，只不过是更隐蔽更内在的性格特征，是心理化的最为本性的性格特征。从这个角度说，小说的文学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物性格特征内在性的本性的隐蔽性的表现。

在我的长篇历史文化题材小说中，性格特征最鲜明内在的是钟离平，他大起大落的性格特征是由他的身份、人性以及政治和社会因素等等元素所决定。他在秦宫性格凶残，因为自己是一等一的大内高手，是秦始皇的贴身侍卫，不能让人看到他的真实面目。如果有人看到，此人必死无疑。他的这种凶

残的性格是他的身份所决定，也受到秦始皇凶残性格的影响。但他又是一个穷苦人家出身，从小被抓进秦宫演练神功，人性的基本元素没有泯灭。这就给他后来弃绝神功，变为女儿身，在芒碭山生儿育女，幸福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提供了人性的基础。他的这种转变，还有一个外在的加速元素，就是秦朝覆灭，他无处可走，只好留在芒碭山。这个元素也很重要，如果他没有秦朝覆灭的历史事实，他是不是还会继续完成秦始皇给他安排的重要任务呢？我想，他会。这就是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不仅仅要写出他的特征，还要写出他性格形成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而在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缺一不可。比如《芒碭神功》(又名《菊花酒菊花茶》)中的挥云大师，他的原型是大方士卢生。卢生为了躲避秦始皇的残害，逃离秦宫，有人说他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洞隐居，具体在哪里，无人知晓。我说他躲在芒碭山，历史不行小说则可，我又给他更名为挥云大师，同样是历史不行小说则可。他是被秦始皇闻其名请进秦宫的，因为秦始皇梦想长生不老，所以尤其重视医学，而方士则是气功、炼

金、神鬼以及一些基本药理为一体的医生和药师。据史料记载，秦宫“悉召文学方术士数千人”，“方士欲炼以求奇药。”卢生能够被秦始皇所关注，证明他的道望很深，搁到现在，他应该是一个主任医生或可能是工程院院士级别的专家。他能够预感到要被秦始皇残害，证明他有政治头脑。他能够成功逃离秦宫，并且不被发现，证明他有谋略。这些就是挥云大师深谋远虑性格形成的基础。由于他的这些经历和性格特征，所以他才那样对于刘邦加以保护，并且为他指点江山，因为他有推翻暴秦的思想基础。他收留大力士仓海，辅导他演练金刚神功，以破飞沙走石，也都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的性格特征。

当然，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不能平铺直叙，静态地介绍，那样很容易形成概念化的表达，人物只会成为符号，不会成为活生生的人。不论是历史文化题材小说，还是现实生活题材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概念化都是小说创作的大忌。人物性格特征应该在行动中形成和表现的，而人物的行动包含了事件发生的行

动和心理行动，外在行动和内在行动的融合，才能表现出一个活的立体的人物形象。这里以《举起火把》(上、下部)中的南天王这个女魔头为例。南天王华琼的小名叫长腿(有人问我，长腿是念“chang肢”还是念zhang肢？我说都可以。如果念“chang肢”，长是形容词，形容华琼的肢体长，可；如果念“zhang肢”，长是动词，说华琼长腿体，也可。我的本意是“zhang肢”，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她娘给她起名字时的心理活动。这女娃子，咋咋光长腿体哩？这样下去，不就成了一个怪物吗？我以毒攻毒，给她起名字叫“zhang肢”，阻止她继续长腿体。果然，华琼后来成了一个短胳膊短腿的女魔头。当然，她练成天露神功之后，又可变幻自如。)天帝嫌她的名字土气，就亲自给她起了大名华琼。女魔头华琼在帝宫生活日久，就有了极大的野心，她要把天帝赶出帝宫，自己统领三界，独霸三灵；后来，女魔头华琼成了南天王，她的灵魂更是充满了邪恶，她演练神功要吃人肉、喝人血、食人脑。这样，邪恶和心狠手辣就形成了她性格的主体。然而，她不仅仅是邪恶的化身，她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不仅仅是雾里南天王，还具有人的天性，尤其是女人的天性。她的性格特征的本质内容是野心极大，心狠手辣，而女魔头毕竟是有一个七情六欲的女人。她的这个复杂的性格特征，不是概念化的表达，而是她在仙界、地狱、人间的具体行动中得以表现的，而且是事件行动和心理行动的融合表达。(未完待续)